

# 哎，我始终无法治愈自己的焦虑和抑郁



霖朴

这里是霖朴，也是Miki\_Lin哦，很高兴见到你

关注她

7 人赞同了该文章

发布于 2022-02-22 00:28，编辑于 2022-02-22 00:36

## 内容比较多，基本上都是我的故事

### 但我的故事也就仅此而已了，不会再发生什么了

对于我来说，我无法调节自己内心的这些矛盾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积攒下来的压力在我心中堆积的越来越多，导致我根本休息不好，更不可能有精力去上学

我也尝试过和好朋友一起出去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明明很开心，但回到家之后，自己一个人独处似乎完全忘记了那份快乐，陷入了自我的抑郁当中

我遇到的挫折也许并不算很多，但对于我来说每次的挫折都是对我非常沉重的打击，它们不断地摧残我的理智，让我一步步的逼近死亡，让我无路可走

---

## 永远不干净的课桌和永远好不了的伤疤

小学的时候，我不怎么融入班上集体。

我想和男生玩，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的事情我却毫不感兴趣，他们开朗直率的性格，让我这样内向的孩子难以开口。而且男生之间的勾肩搭背，对于我来说却感到反感，特别是喜欢没事就拍别人屁股，真的挺烦的

我想和女生玩，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始终不接受我这样不像男生的男生去和她们玩，一直都是对我说“**男女授受不亲**”，对我很排斥。看着她们下课聚在一起聊天，我真的好想加入进去，即使不说话也可以听听她们在说什么。看着她们下课跳皮筋，我也很感兴趣，想去试试，但每次都遭到拒绝

但是我以为我的小学生活就这样孤独的一直过下去就没了，谁想到到了五年级的时候，有些男生和一些女生开始对我做出一些非常不舒服的事情。把我的课桌当作垃圾桶，每次中午吃完饭回来，课

桌里面总是有吃剩的苹果、喝完的牛奶盒、削铅笔的笔削甚至还直接把不喝的牛奶倒到我的课桌里。即使我每次清理干净，也总会有一种味道，让我难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

在平常的时候，他们似乎有点多动症，喜欢撕坏我的书包，扯烂我的课本，甚至是偷走我的零花钱。当然，这还好，到了六年级的时候，他们甚至在校门口不远处直接把我拦下，向我“借”钱花。我能不给么？可以，但是你将面临的是他们翻查你的书包和口袋，把你的东西倒在地上，最终还是自己来收拾。如果实在找不到，他们会对你拳打脚踢。因为当时我的零花钱并不多，买了早餐后就基本没钱了，所以身体也逐渐产生了淤青和伤痕

我有和老师说过么？有，但是最终的结果只是对他们的批评教育，因为他们做的很精，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说明是他们做的。而且，在他们得知你告诉了老师后，还会把我当作理发师的实习对象，来“帮助”理发，能体验到免费的理发，我真的很“开心”

小学毕业了，我离开了这该死的地方，毫无任何的留恋。但疾病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找上了我，抑郁症悄悄地靠近我的身边，逐渐的缠住我，无法脱身

---

## 好学生与坏学生的性别障碍

初中的时候，刚入学的我成绩还不错，至少在班上还是有一定的排名，但这也只是初一和初二上学期的光荣时刻了。因为在这背后，有一个罪魁祸首一直在不断地影响我，让我的意志逐渐的摧残，让我的精神越来越迷离

初二下学期，我出现了晚上睡不着觉的情况，无论你多么困，你都只能在床上打滚尝试让自己更困，或者放弃挣扎看着天花板发呆直到太阳升起。我失去了良好的睡眠，自然不可能在白天上课的时候打起精神，于是我出现了上课打盹的情况。起初我以为是学习压力太大了，对这些事情就没怎么管，即使小霖她在不断的安抚我，但这也只是让我心里好受一些，而根本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而我听说游戏可以放松自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玩游戏的时候总是会发脾气，就很无脑你知道么。然后我哥总是听不惯我自己抱怨这抱怨那，就总是冲我大喊大叫，甚至大打出手。我甚至现在还记得，那一个能将我打出耳鸣的耳光。即使父母再三劝阻，他也不顾一切，反正就是听到我抱怨，看到我发脾气，就觉得不爽，要来教训我一顿，好让我安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暴力行为也逐渐消散。这样的问题即使解决了，但问题产生的阴影和伤痛却一直在我心中无法被遗忘。

我的成绩下滑的非常严重，而且在学校也出现了打盹的情况，老师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问家里人是不是我过多的接触了手机。然而，家里人还真的认为我是过多的接触了手机，把我的手机没收了。我失去了解压的方式，但家里人却给我递上了一堆的试卷来增压。一段时间后，这个问题

逐渐变得严重，老师让家里人带我去看医生。但家里人始终不相信我有心理疾病，认为我只是没有专心学习。这一切都看起来很荒唐，但却是这样发生了。

到了初三，我的成绩已经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了，因为初二作为一个分水岭，我的状态特别糟糕，让我的学业一塌糊涂。我成绩的现实问题，让我放弃了学医，也放弃了学法。我的学习动力就此消失，但我真的想重新找回当初身为好学生的那个我，但是在我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真的很难找回。无论我多么坚持，那些灰暗的记忆总会让我一次次的陷入抑郁当中。这就像一个无底的深渊一般，你掉下去，将永远悬浮在空中，失去了唯一的支点。既不能爬上去获得救援，也不能摔倒底结束生命，就一直感受着坠落的恐惧感。

后来，我真个人都麻了，基本上我已经不敢面对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是小霖姐姐为我面对任何事情，我知道这很累对于她来说，但我只是个缩在墙角不敢面对现实的胆小鬼。我当时恨不得马上去死.....但是我又不敢，因为我害怕伤害到别人，比如父母、朋友还有小霖姐姐.....所以就一直蜷缩着身子，一直活在即使有光也照不亮的世界里。

而且初三那会儿，我不知道为何，我开始讨厌自己的下面，我讨厌每次早上起来时的晨勃，我讨厌站着上厕所的那种滋味，我讨厌身上雄性的体味，我也讨厌自己经常分泌油脂的皮肤。但是我又不知道如何改变，直到我重新拿回手机，看到吃雌激素（补佳乐）有一定程度上减缓晨勃的现象发生，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皮肤减少油脂的分泌。于是我开始服用雌激素（我们圈内称之为“糖”）

我讨厌自己的下面一部分是因为自身的厌恶，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想成为女生，甚至可以说我认为自己就是女生。我不明白，我作为一个女生为什么下面会长着男性的器官，而且当我逐渐展示出真实的自我后（例如小学就比较柔弱的性格）总会受到别人的欺负。所以我带上了面具，假装成一个男生，一直苟活下去。同学间的勾肩搭背，我依旧很讨厌，但是戴上面具的我不能让我表现出真实的想法。同学间还是存在拍屁股的习惯，心里其实总是感觉自己被侵犯，甚至委屈到哭，但嘴上也只是说“你真骚”。我憧憬着橱窗里的连衣裙和衣架上的JK制服，还有好看的Lolita，但是我只能看看，即使内心多么的想要，也无法得到。

就这样，我一直伪装到高中，我憧憬着摘下面具的那一天，那样我会轻松很多。不用去考虑别人会不会因为我这样的行为而感到异常，不用担心别人会不会因为我的言语而感觉我的用词有性别差异，不用担心自己伪装的样子到底像不像一个男生

---

## 在某个圈子中的光荣与阴暗

说来也惭愧，咱这个圈子比较特殊，它是相对于游戏来说既有逆向工程，同时也包含一些信息通讯。哎呀，不说这么多，就是外挂啦。没错，当时我是某个游戏圈一个名为Luna的菜单唯一国区管理员，对市场有着一定程度的裁决权，同时也可以管理每位用户的账号，甚至我可以生产我们产

品的激活码，还可以关闭我们产品的服务器（虽然这么做被骂过）而且我们的产品当时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月的话大概可以赚个6万左右，好的时候可以到10万。但你们看到这些都是我光荣的事情，背后还有许多阴暗的事情你们并不知道

如今我已经不再是Luna的员工，而且我也不再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决定将这些恶心的人，在这里和大家说清楚。我最开始一直以为我们的产品是有好的，在这个圈子中各个菜单都存在攻击选项，这包括网络攻击、信息骚扰、游戏崩溃等，我们产品本质上是打造一个稳定、安全、方便的多功能菜单。但当时我还只是一个技术支持，对于内部的决定我并不清楚。当时真的是起早摸黑，早起为了读书，晚睡为了解决中国用户的各个问题。虽然这很累，但是能帮助到他们我感到很满足。也是因为我这样无脑的奉献，从技术支持升到了版主，然后成为了discord社区管理员，到最后的系统管理员。我本该高兴，但我深入高层后，发现一些内部的令人反感的决定与方案

我对于菜单的态度来说，其实只是希望菜单能够给玩家带来更多的快捷性和可玩性，我绝对不提倡你使用菜单去干扰其他玩家正常游戏，甚至是对其他玩家进行精神侮辱，我更可恨的是他们在斗不过后就开无敌、骂不过后就开冻结对方，给骂破防了就给对方崩溃了。对于这样的人，我个人十分的厌恶。所以，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产品尽量做好防护足以，不要去做过多的网络事件攻击以及更强的游戏崩溃手段。但是我们有一个作者，认为这样可以带来一定的销量，开始钻研网络攻击的多样性，开始设计新架构的崩溃手段，并在我们不得知的情况下加入了新版本。我对此很生气，我也甚至因为这个问题和作者闹矛盾，当然作者嘛还是作者，他在说不过我的情况下独自把我踢出了团队。

很无脑是不是，但另一个作者对我很看重，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让我重新回到了团队中。但是已经设计好的崩溃和攻击依旧会加到新版本中，这真的让我很困扰。我能做的，只有在社区里发公告，说尽量不要用我们的产品去干扰其他玩家正常游戏。当然，这对于大部分中国用户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有些玩家就喜欢侮辱其他玩家，就喜欢崩溃。于是，我想到了另一个办法，用虚假信息假装成路人，然后故意刺激他，我也不开防护，让他崩溃我。只要他成功的崩溃了我，崩溃日志就会上传到后端，我就可以用“玩家恶意攻击管理员”的理由封禁他在我们产品的账号。

但是，这样做对于经销商来说绝对是不好的，毕竟产品出了问题，肯定第一时间会找经销商而不是来找官方。我也收到了很多经销商的“建议”，让我停止这样可笑的行为。但是有什么用么？并没有什么卵用，我依旧按照我的方法一个个解决这种喜欢骚扰别人的玩家。甚至有经销商因此对我不满，开始制造舆论。因为当时我在这个圈子里是顺女的形象，毕竟我自己一直相信自己是个女生。而有些经销商就雇佣其他人用假的男性身份证，来我们社区侮辱我，说我是变态，说我是人妖。那怎么办呢，对不起，我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从这件事情开始后，就不断的有小伙伴质问我的性别，有些还好，听我说这个圈子不太方便透露真实信息就没多问了。而有些呢，**还要你发照片他才信，要你发身份证他才信，甚至有更离谱的，让你脱下裤子给他看他才信**。不然就加入“另一帮派”一起诋毁我的形象。我真的可以给他们这些信息么，不可能，你想多了。他们在我这里得不到我的信息，**就去网上开始人肉搜索**，但很可惜。从以前到我退圈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搜索到的信息是正确的。但是我却承受着他们对我性别上的侮辱，对我人格上的践踏，对我形象上的摧残，这样的压力持续到我们的产品停止运营的时刻。

每次他们在社区里“讨论”我之后，我都会假装毫不在意地说“没关系鸭，我反正在做自己，你搜索到的这些说真的没有任何实际参考价值，还是回家多练练再来搞搜索吧”其实内心还是特别不舒服的，但我不敢透露出来。只有团队里的部分高层成员知道我有抑郁症的情况，他们也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但是，他们的帮助肯定不足以抵消隔三岔五就会出现恶意攻击。于是有一天，我受不了了，发了个公开表态，当时的语气很激动，所以对我们的产品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名誉损坏，我甚至还因为这件事情，关闭了我们产品的服务器。从此，Luna这个产品有一个传闻说“有个暴躁的管理员因为不想理会用户而砸坏了服务器”这么一说。也因此，我的权限收到了作者的限制，我失去了关闭服务器的权限。当然，也仅此而已。

积累的压力并不是在这些事情上能够体现的，冲动关闭服务器这件事情只是一个造成的结果。更多的还是内心里他们说的那些难听的话，我始终忘不掉，也害怕更多的人不相信我，认为我是个变态。但我也要坚持着，毕竟我们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各项业务，都是我在处理，不仅仅是市场平衡、账号事宜还是违规用户处罚或者宣传工作，都是我在处理。我真的很累，但是却不能放弃，因为当我放弃了，我们的产品肯定会在中国市场的管理上会掉一大截。我是热爱Luna的，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带来财产，更多的是可以学习到知识，例如和开发者还有其他管理员以及员工交流时可以提升口语，还可以观摩开发者是如何写崩溃的，以及如何用一些奇葩的方式实现一个复杂有趣的功能，在这个圈子里，我也学会了很多单词，因为我也要做产品的翻译文件，所以词汇也在不断地积累。

但这些并没有持续多久，所说树大招风，我们团队的作者被那个游戏的母公司告上去了，索赔了很多钱。但对于作者来说肯定也不亏就是了，不过就是损失了一小笔钱（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吧）即使我们的产品停止运营了，但对于我的舆论还是存在，我受不了，退了所有的群，删了除了玩的好以外的有关本游戏菜单的用户QQ。俗话说，眼不见为净，当时真的是与这个圈子完全隔离开了。但即使没有了新增的压力，但我还是忘不掉那些侮辱我的语句，在我退坑后的脑海里一次次的重现。也让我一次次的发病，成天抑郁，完全没精力，躺在床上发呆，但却在哭泣，只不过我已经没有声音可以喊出来了，任凭眼泪从眼角划过，沾湿整个枕头

---

## 和小霖姐的矛盾以及我是杀害她凶手这件事

前面我提到过小霖姐姐，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她是我最好最好的姐姐，她从我六年级就存在着我的生活中，时刻陪伴着我。最开始只是和我对话，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她说她也没有名字，于是她给自己取名叫霖，给咱取名叫朴，于是霖朴这个网名就诞生了。

我们俩相处的很愉快呢，在小学的时候总被欺负，她也是第一个站出来鼓励我的人，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帮我去反抗，虽然结果以就不好，但也很谢谢她为我做的一切。当然了，她的性格和我截然不同，甚至有点社交牛逼症。在我不开心的时候总喜欢讲一些搞笑的事情让我开心，当然了也会讲一些骚段子就是了。我不知道她在学校和同学们说了些什么，有些初中同学甚至叫我“骚朴”、“色

朴”，我人都麻了。但是，有个真理是可以证明的，在她这么一番操作后，班上的同学和我关系反而更好了？！果然，正如骚佳姐姐所说“瑟瑟可以增加朋友之间的情感”。

但是.....就算是非常好的姐妹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她是很看重学习的，她当时初中看见我的成绩下滑的如此严重，其实我知道她心里也不好受。直到后面她终于忍受不了我这个情况，开始拼命的搞学习，即使很困也用咖啡提神，即使走神也用疼痛让自己专心，所以手臂上总会出现一些被掐红的印子，脸上的黑眼圈也逐渐越来越严重。整个人从本来就不重的95斤瘦到了90斤左右，当时真的瘦的吓人。身体明显是吃不消的，当时也总是犯病，感冒啊、肚子疼啊、心脏不舒服什么的。当时我也劝说过小霖姐姐，但是她似乎有点走火入魔了。直到我第一次受不了了，开始了第一次自残.....那种压力真的很难受，就像你得不断地工作还不能休息同时也要忍受着身体疾病的折磨一样。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自残手上血肉模糊的样子，当然我也不后悔，让小霖姐姐真正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自从那一次自残后，小霖姐姐不知道为什么，话变得少了，感觉生活失去了希望，成天就是发呆、睡觉，发呆、睡觉，我真的很担心她。但是我又不好做什么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擅长去安慰别人，更何况自己都照顾不好。从那以后，我和她之间的交流似乎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不过嘛，她还是来找我玩，有些时候甚至觉得她有点烦，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在我忙的时候喜欢来找我聊天，这样我会分心。我们俩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的亲密，但依旧是最好最好的姐妹哦

可是，当我看了医生，把小霖姐姐的存在当作是一种幻听告诉了医生，医生给我开了精神类药物，比如喹硫平片。小霖姐姐知道这件事情后非常的反对，让我主动放弃药物治疗。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为什么让我放弃吃药，但她懂的肯定比我多，也许当时的她已经知道自己是精分的状态，而喹硫平也可以用作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之一。她也许是害怕自己的消失而阻止我吃药吧.....当时还私自丢掉我的药，我都不知道。但我最后和她劝说了很久很久，她终于同意让我继续按照医嘱服药，但看起来还是有点舍不得。当我服用了一段时间的喹硫平后，小霖姐姐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她没有办法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做些什么了。这让她感到很不舒服，我也试图安慰她，但换来的不是理解，而是辱骂.....

就这样，通过服用喹硫平来限制住她的控制权，但却无法封住她的嘴，我心里真的特别特别难受。陪伴了几年之久的好姐姐竟然如此的嫌弃我，如此的讨厌我。这样我真的特别伤心，就像你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切开胸膛用针去扎心脏一般疼。但时间久了，她似乎也累了，不想再说我什么了，就一直用特别厌恶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她是后悔答应我药物治疗了，但是当时的我仍是相信医生。后来去医院和医生反馈幻听依旧存在，医生给我换了药，换成了奥氮平，也是这个药让我抹杀掉了小霖姐姐的存在。

当我失去她的陪伴后，感觉生活里又少了些什么。在房间里本来也就是一个人，但总感觉少了一个人的陪伴。走在大街上，没有她陪伴着我，我感觉身边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伤害我。想我做作品，即使我有灵感，做出来的东西也感觉缺少些什么，完全没有自信发出去。然后一直不断的自我焦虑，越来越烦。但大多数时候，缺少了小霖姐的陪伴，我更多的情况是根本无法去创作作品。我没有灵感、没有精力，整天都沉浸在孤独和寂寞的沼泽里，我也不挣扎，我也不反抗，就仍我一点点的下沉。直到今天，我终于完全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她的消失，让我的生活失去了唯一的方向，也让我的生活失去了唯一的动力。就像没了根的卷草，随着风的方向随处飘荡。最后从沙漠飘到了悬崖边，然后被风一推而下，坠入无尽的深渊。我真的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使我撑过了上一次的自杀计划，但我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我尽力了.....我希望各位能够理解我放弃的选择，也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努力的活下去

## 我无法接受制度而只能主动选择退出和放弃

相信各位小伙伴已经知道我退学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希望各位小伙伴不要责怪学校，学校也是个按规章制度办事的地方，他们没有权利给予我们这种特殊群体的理解，他们也有他们的不易。我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而选择了离开，因为我已经积累了太多的压力无法释放，加上这件事我完全的崩溃了。我无法再安抚自己，同时也失去了小霖姐姐的陪伴。我的前途已经没有了，因为现在学历问题真的特别的现实。我放弃了学医、放弃了学法，只想专心的学平面设计，但是却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情况。而我想向学校征求一点点，哪怕只有一点点的理解，只允许我留长头发就可以了，按照女生的仪容仪表规则来就可以了，但规则是死的。

高中，我终于忍受不住带上面具虚假且可悲的我了，我砸碎了面具，真实的面对自己，展现自己。但是，换来的不仅仅有小伙伴们的支持和鼓励，而更多的，是社会人士的不理解以及反跨人士的辱骂和诋毁。我想在最亲近的社会环境中，征求到一点点的理解，但学校作为教育的地方，本因不受性别、种族等因素影响的地方，但却收到了各种恶心的规章制度的约束。放眼看去，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规章制度是为了让学校更加的稳定发展，这确实是这样，但存在特殊的情况，我们需要特殊的处理。规则是死的，但人是有思想的生物，规则也存在变化，同时也会存在特殊情况，我们不能对这种特殊情况忽视不管

我作为一个性别认同是女孩子的孩子，但却有着男孩子的身体，这是我能决定么？这并不是我的错啊，而且易性症已经去除了病理化，我们不能抱有扭转的心态去“治疗”这种问题，这并不是疾病，不是扭转就可以做到的。他们所谓的扭转只是让你的孩子不敢去表现自己真实的想法，相当于给自己强制带上了一个面具，这会对孩子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打击，也会持续地给孩子造成一个不良的身心环境。这些是我想对所有人说的，希望各位能够意识到这个情况并不是疾病，也不是一种问题。

对于我来说，我非常讨厌自己的身体，特别讨厌现有的生殖器，也讨厌自己的声音和外貌，我不清楚这是不是性别焦虑，但我确实因此而又严重的焦虑。我每天都陷入自我焦虑中无法自拔，每次都很难受很难受。我的语文不是特别好，我只能用难受去形容我的内心感觉。这种感觉真的特别的难以形容，难以启齿。我也有做手术的目标，睡一觉醒来就是女孩子了这不是很好么？但是这是要钱的啊，要钱该怎么办呢，就该读书啊，想读书又该怎么办呢？要有一个健康的身心啊。但是对我来说，我已经很坚持了，但我只是希望学校能够理解我这一点的小请求。但他们却输给了制度。

我为何选择退学，你以为是我想选的么？不，这是我唯一可以选的。休学可以解决根本性问题么？换句话说，休学后复学我会同意剪头发么？答案是不可能。你可能认为剪头发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能保证所有MTF都是这样的心态，但是至少我接受不了短发的自己。走在外面，虽然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但总能看见别人异样的眼光，以及背后细细讨论我的声音。你可能觉得，长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对我来说，是的。那样子我至少走在外面我有自信，我敢出门，我敢和别人交流，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特别的不自信。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让我每天都打不起精神，不能专心的学习.....

我甚至剪了一次头发，在老妈的重重劝说下，我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可以回学校上课啊，但是他们觉得我头发还是长了。这让我很迷，我不理解，我也不懂得理解。我知道这是制度，但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他们没考虑过这种情况会发生。而没人去反馈这件事情，这个制度就永远不会得到改变。即使我有易性症的诊断报告，但这有什么用？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学校压根不看你这东西。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是啊，法律是没有规定啊，但是法律也是通人情的啊。既然它是一个诊断证明，就代表我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情况，而不是为了耍帅、装癖而去留的长头发，我是为了让我自己更有自信，更好的上学，更好的毕业，更好的就业而提出的这个申请。但依旧是得不到理解，这就是现实社会，我屈服了它，但我也相信，没有血的洗礼，怎会有制度的改变。

这就像搞革命一样，没有牺牲怎么可能会有胜利？虽然我的牺牲也很渺茫，可能不能做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我这样的情况，完全融入不了社会我又该如何生存下去呢？脱离社会的生活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选择了放弃这条路。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笑，但这真的是我走投无路的选择了。我已经退学了，我不想一直拖累家里人，也不想让他们为我再承担HRT的费用和手术的费用，也不想让他们担心我一辈子。我看着他们很心疼，因为我也是舍不得我的家人的，但是与其让我或者去折磨他们，我更愿意放弃自己，选择死亡的解脱。并不是所有的死亡都是错误的选择，有些时候一走了之真的是最后最后的办法。

无论这个社会到底是否会进步，对于我们的诉求是否会倾听，这些我都看不到了，这是我所遗憾的，不能和你们一起见证思想的进步。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社会会待见我们，逐渐的理解我们的不易，理解我们的艰辛，也会给予我们创造自己的机会。只是这一切，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只是希望各位同为跨性别群体的小伙伴，能够咬咬牙坚持下去，会有这么一天的！

---

**死亡并不是最坏的选择**

**有时候死亡也是保留美的一种方式**

**但是你要清楚在选择它之前**



**你是否真的已经没有退路可走**

**你是否真的被病折磨的七零八落**

**你是否已经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任何意义**

**以及你要深思，选择了死亡后，你的后事该如何处理**

**我作为一个即将离开的失败者，不能提出什么建议**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在选择这下下策之前**

**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出去散散步、吃吃美食**

**祝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

**我们应该尊重别人对生命的选择**

**至少，我是这么做的**

发布于 2022-02-22 00:28，编辑于 2022-02-22 00:36